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

宋 六十六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麟古

雄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球

苗授履

王君萬

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闕

郭成

賈崑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

肱將兵護軍須覬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肱行邊至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以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薦為本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亭焚彥博將斬千質曰質實使之罪乃在質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厯高陽關

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立立易節度武軍為都指揮使按東都事略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使鎮安武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篤

于信義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供聖軍為卒至殿前班副使換西  
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既陳青誓衆  
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為右將軍先  
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泐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  
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  
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  
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

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  
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以母老辭  
不許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  
寇略遠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  
息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為能  
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軍殿前都虞候歷  
涇原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為步  
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英宗遣逵

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勢遠請  
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城外者  
每常朝即未曉啟門鑰遠言禁城當謹啟閉不宜憑報  
者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廊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  
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遠相伏龍山九州臺  
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  
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奏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  
東偏初云萬三千户今乃千一百户耳甫逃之餘所存

纔八百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至大半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為功不可不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遠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竇舜御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稅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御欲襲擊舉烽

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  
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為報舜卿懼然相  
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  
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  
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  
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斫湖北蠻獠彭仕義叛徙  
為鈴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  
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

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  
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為此輩所脇  
今死矣何以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  
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  
遷邕州觀察使厯邕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  
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  
祿大夫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歿於定州錄為右班殿

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  
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  
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  
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  
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  
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  
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  
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穆濟等族又平疊州

轉作坊使為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箬篁羌加  
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閤門使果州  
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為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  
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  
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  
瑪伊克隘夏衆十萬扼險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  
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  
州城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按甲勿攻

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即南還後命涇師為殿昌祚手劒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為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

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按宋史本傳作知延州東路事略作鄜延經略安撫使考

文獻通考時知太原府及延慶熙秦等州皆以措置邊事兼經略安撫使以重其任昌祚蓋知延州兼鄜延路經

略安撫使故下文有措置義合德靖諸砦綿亘七百里云云宋史與事略互見疎漏今補輯

時永樂

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

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

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為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

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額布勤茂密額默二人蓋始謀

攻永樂者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

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山閒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為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  
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  
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污澤宜速退  
保後山須明決關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  
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神宗引政問狀  
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  
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率勇敢數百  
人飛環絰磔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

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  
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  
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  
七十三氣貌不衰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暴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為延  
州巡檢戍懷寧若夏人三萬騎薄城達所部止五百人

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廊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為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瑪爾戢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過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渡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為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拒

忍為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賊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殿前都指揮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

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兇復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兇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兇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普無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遷環慶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果莊所圍兇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隆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鈴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竒

迪領忠州團練使進環慶路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

熙河與种誼合兵討果莊於洮州破倫布宗城夜斷浮

橋援兵不得度遂擒果莊

按東都事略載拜東上閣門使移熙河果莊據洮州謀言

青唐欲將兵由濟寧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兇自河州率兵破倫布宗城夜遣驍將縱火濟寧梁明日青唐兵至

不得遂洮州之援果莊就擒語較宋史本傳明晰

真拜通州團練使改鄜延總

管卒贈忠州防禦使兇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

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弟麟亦有威名關

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凌結貝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得勝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為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

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格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  
狀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  
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  
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彊威俱不能知願加敕倣使之  
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  
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指揮使王瞻取青唐  
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大患已而瞻果敗

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  
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  
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安南瀘川之後皆在  
軍行厯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  
累佐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榘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

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戰流矢注肩戰罕厲賊引卻追  
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獲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  
沒烟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  
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  
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徒知會州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  
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羌  
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徙河州种朴戰没王瞻軍陷  
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闢夾河

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  
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  
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  
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  
後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節度使召詣闕為中太一宮使引

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累官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供勒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

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  
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劫幹  
里雅布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  
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尼雅滿陷隆  
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  
中援中山河間諸郡尼雅滿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  
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  
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掄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掄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之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手殺

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勝軍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英宗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廊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客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厯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厯昌州駐  
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  
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  
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閱於內殿  
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勉思忠孝期  
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  
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  
鳳鈴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知代州加

客省副使遼邊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鑰而大之數  
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忘鎖引視納之不能受  
遂漸去誅謀者轉西上閤門使知雄州契丹繫州民獄  
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  
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果莊青宜  
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  
議方略使姚兕种誼領兵分兩路並洮水而進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果莊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  
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  
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  
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  
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  
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

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  
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譁譟執政將  
付有司治守約遣一牙校語之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  
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  
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  
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  
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寘樞府宰相難之乃止  
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

當受糧而倩人員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涖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進通事舍人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厯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授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

城拔河府復簡騎五百擊敗餘羌驚亂斬首四千級  
又破之于牛精谷取阿納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  
遷西上閣門使果莊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薩宗論功  
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  
降瑀爾戡獻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  
召使契丹以為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  
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  
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

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

按東都事略載王師討西夏授與李

憲出古渭路

蕩裕勒藏馬瑪哈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

萬於諾爾結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踰  
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轉鬪千里始入塞  
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錢南授曰地阻  
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後即止師征靈武詔令援  
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厯進步軍副都指揮使  
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

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  
平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以護送瑪爾  
戩至京得閣門祇候歷西上閣門副使熙河都監責右  
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以熙河蘭會都鈐  
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錄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歷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泰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  
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錫喇勒濟不從經略使

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過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閤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薩布邀劫於闐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略地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薩布也復破北闐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納木薩宗城

小而堅彊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詔用其計圍  
果解累官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  
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  
君萬怨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隴又貶為鳳翔  
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  
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於秦  
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瞻具伏詐增首級因說

詢云青唐人有叛輅戩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膽結約起兵哲宗罪其狂妄亟罷詢而命孫迥究實獄上奪膽十一官猶令領州膽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膽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膽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慤統軍而以膽副膽為前鋒度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慤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慤信之夜半膽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慤過午始至以

事訴於路路亦怒頗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贍與  
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悖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  
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  
宗回為帥時轄戢已來降青唐大酋森摩沁展迎瑪爾

戢之子隆贊入守

按宋史本傳云迎溪巴烏之子隆贊入守考宋史外國傳隆贊係瑪爾戢

之子非溪巴烏之子也今據改

宗回日夜督贍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

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隆贊及森摩父子等  
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

防禦使尋拜維州團練使為本路鈐轄膽縱所部剽敗  
羌衆攜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在山南者先發  
膽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森摩羌敗奔北四山皆空  
膽戮森摩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膽諷諸  
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綽爾結請歸帥本路為唱  
膽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  
之城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  
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諲

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森摩沁展以減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錢適訟贍功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戡原砦招羌酋水凌布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

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  
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為邊患捕  
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為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  
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  
解鞍簡兵五百逆戰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殪  
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  
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氐忠勤效順恐不宜侵

逼因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為通遠軍  
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  
率衆三萬屯於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  
窖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守約曰彼非  
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果莊園岷州守約提敢死士  
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  
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結格  
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

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數  
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  
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  
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  
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  
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  
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

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  
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  
有惠愛可紀神宗嘗問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  
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韓  
琦薦其材加閤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西討文郁  
敗之托歡河其將香葉夜遣使以劒為信欲舉衆降許

之旦而至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渡河謂吏士曰前追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況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濟雅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以招納香葉之議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

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  
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邊左騏驎副使知麟州  
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為生事奪郡印未幾為熙  
河將從李憲討靈武得羌戶萬餘遷本路鈐轄夏人圍  
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  
即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  
野以俟果舉國趨臯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  
而解收其尸為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

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酋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

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砮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馬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所領羌族數萬  
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納旺  
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博囉川皆策功  
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  
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  
召詣闕言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為大患若俟西成後因

糧深入乃可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  
為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  
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間害之計耳紹  
能捧詔感泣嘗坐譏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圉四十七  
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閣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  
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援

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渡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

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溪又亟往援敘險先登襲賊賊舍去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闖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奇迪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

數萬衆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  
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  
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遷客省使嘉州刺  
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  
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婁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  
領阿克多葉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  
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

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江南引兵由  
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  
涪州入懿州蠻酋田元喆元喆合狷狷拒官軍浩分兵  
擊之殺狷狷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  
黔江惇上其功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  
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且揚輕騎突敵帳俘  
其酋凌結貝李密桑馘三千遷東上閤門使為副總管  
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

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齊老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都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蕡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平寃既伸蕡濟獲免家賴

以全定川之役將曹供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擢文思副使權廣西幹轄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美之進帶御器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

皇城使昭州刺史燕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  
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或曰奈何  
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  
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  
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  
被甲步出為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酋黨四千  
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  
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贈寧州防禦使斌  
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  
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士大夫稱之

按宋史此下有斌子說附傳無

事跡足錄  
今從刪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力  
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知  
河州吐蕃趙懷德朗阿克章衆數萬叛仲武相持數日

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等衆皆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羌王子臧征普格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許以便宜普格果約降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

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邊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普格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予九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厯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起為熙州卒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曰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  
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  
長雄邊闕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  
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關遂  
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劒令曰能  
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  
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為綏德城  
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遭

內殿崇班郭逵趙高南征為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  
原三州十二縣降偽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  
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  
遣使臨問優獎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  
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  
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  
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

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甚衆公  
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  
曰城中井深泉竭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又不聽數日城陷珍縋而免  
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  
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珍擣  
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

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樸好義本於天性

劉闐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闐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闐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闐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

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聞自河東為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闕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闕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闕躬往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

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莽伊克隘至城下有羌  
乘白馬馳突成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  
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綰問誰可守者皆  
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郭成自  
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  
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穆爾多卜二大酋  
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併力築綏  
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

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帝手書郭成盡忠報國有功於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為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崑以數百騎往援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

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  
史遷路鈴轄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  
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  
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事  
官按宋史職官志御龍諸直隸殿前司而皇城司並無御龍官名亦不載供事官為利文州都  
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整惡  
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俟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

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  
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遺狴狴萬衆乘舟屯托口迫  
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  
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  
艤艘建旗鼓泝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  
擊人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勝計為廣西  
鈴轄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  
慶鈴轄整涖軍嚴明哲宗擢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管幹馬軍司官至威州刺史卒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譟厯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

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順寧蘊置伏匿中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  
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  
馬步軍副總管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  
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為  
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  
意氣彌厲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飢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  
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留為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  
丹使來問涇原王騎將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歎息出  
為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  
羌天都十餘壘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  
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攜攜而遇  
伏必敗乃以萬人設伏羌無所掠退師果大獲徽宗立

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  
分弓箭士耕屯為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  
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人非所習緩急難用先自敗  
耳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  
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揚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  
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  
隄防為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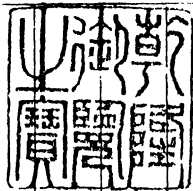
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憚欲增為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為言遣使乞還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惴疑應詢曰是特為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等來請詔應詢逆於境應詢固守前議尋蕪高陽關路鈴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

以怯也不與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衆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衆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果莊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

果莊失援乃成擒為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  
師至鐵山隆先登士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  
勞之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  
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  
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  
充隴右都護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潰城震武  
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為本道

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三

四

中書<sub>臣</sub>李米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

宋

六十七

趙挺之

張商英

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祿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守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

所遷不如舊必為民害使者卒徙之才二年河果壞召  
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  
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  
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  
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既而坐不  
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為國子司業歷太常少  
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使近臣  
即館享客挺之爭正其禮徽宗立為禮部侍郎哲宗祔

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  
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為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  
聯職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  
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  
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  
僕射既相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  
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

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為右僕射京在崇寧  
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  
隙隙一開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  
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  
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  
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  
氣倣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

知南川縣章惇經制變吏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  
入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  
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駿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  
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為近臣所脅神宗為置不治商英  
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  
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吏  
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

是宜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為之所業示之宜繳奏以為

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

按東都事略作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

哲宗初

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

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且移書蘇軾

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

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

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

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

朋儔敢行譏議無非指撻扶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者詳簽揭以上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章惇安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為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

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為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  
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為江  
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  
祐諸賢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  
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  
當制過為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  
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  
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

州京優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遂起  
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今誠一一舉行  
則盡紹述之美法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  
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  
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  
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  
賜之商英為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  
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

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  
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初楊戩除  
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訖持不下  
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  
方技隸太史商英與語言往來事覺鞠於開封府御史  
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敗  
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

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  
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  
京之後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  
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  
謂然兄唐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大統  
唐英上謹始書又上書請立穎王為皇太子神宗即位  
擢殿中侍御史言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  
論宗室祿宜以服為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其後略施

行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頗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末級久之為太學錄太常博士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蔡邠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又言元

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  
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  
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  
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  
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  
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紼鑄錢獄  
辭及正夫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  
之成都入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正

夫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為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少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

長子阜民掖入坐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  
國公將行賜詩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  
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贈太保謚文憲再  
贈太傅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  
於財晚年築第杭州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  
眷念不衰以阜民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  
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  
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  
股扣其故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  
諱耳即叩頭引伏蔣之奇使淮南號彊明見執中喜曰  
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母憂  
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  
悲其孝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為記室轉侍講徽宗即位  
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

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於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藉上書人為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及

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  
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執中夤緣攀附致位  
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蝥負山多見  
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更  
徙金順坊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  
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  
起遷人石憾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政和二

年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為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賜寬告造朝命止赴六參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卒年七十四帝為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為都官禮部

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  
為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為重由  
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  
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  
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  
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達謀盡改京所為政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

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  
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  
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  
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居中厚責報京為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  
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  
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為瑞  
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

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謂居中愛  
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  
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  
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  
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  
使司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  
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  
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

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

幣五十萬故爾

按宋人輔幣靖邊原非得計但歲輸五十萬相沿百餘年於國未虧而疆圉尚

幸無事暨蔡京童貫貪功開釁以歲幣迎合上心而軍興費重科歛益繁卒至遼備雖廢金幣轉加帑藏既空危亡旋見伏

讀通鑑輯覽

御批以失算之中更為失算

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

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

數攻契丹日慶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  
疾歸舍數日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子修年億年  
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於金後遣事劉豫晚  
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為資政殿大學士檜死亦竄死  
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  
宦寺專命倡為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  
權重則皇綱不振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

大臣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必爭不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重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以異時邊境有可乘之釁日夜寒心伏望社塞邊隙務守舊好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為姦謀所奪堯臣惇之族子也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邱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

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為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為中書舍人徽宗命為翰林院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為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及得志寢為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請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

久之奏事留白帝願避位既而執中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朝退趨殿廬暴得疾卒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進御史中丞入謝言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

苟簡或懷二三祝置不行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元祐  
紛更凡得罪於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  
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  
郎許將於哲廟表泛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冤  
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俄兼侍  
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卒贈光祿  
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

劉達字公路

按東都事  
畧作公達

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

觀察判官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  
監司業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  
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由兵部同知樞密院拜  
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  
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  
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  
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  
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於

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盡廢紹述良法凡  
所啓用多取為邪黨學術者又邪籍中子弟庇其弟兄  
章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  
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  
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摠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摠用蔭

至敕令檢討官

按東都事畧作  
敕令刑定官

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

事引以為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摠

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  
米伐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貸文書  
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  
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  
院遂為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  
為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授書即抗  
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禮出不  
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

人城柵櫓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  
凡饗餼祖塹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  
部尚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為開封尹  
張懷素妖事覺櫓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  
士交關書疏數百櫓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而京與懷素  
游最密櫓實為京地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  
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繇朝  
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櫓當傳姓

名不識甄盎字御史論其寡學黜知滁州罷提舉洞霄宮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鉅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徙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為廣親睦親宅  
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  
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  
之輩不宜在朝廷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  
租賦故在請悉蠲減以綏徠之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  
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為過師仁暫攝領發其  
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  
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

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為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  
設備至則下令增裨浚湟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  
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  
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  
獎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急義好施進士及第調寶雞  
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於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

聞其名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  
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  
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輩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  
毋預事閹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  
將高永年死於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  
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  
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  
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今羌殺吾一都

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  
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  
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  
進非臣所敢毋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  
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疑詆張商英私事甚  
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疑雖言官  
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為然一日帝從  
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

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嘗有幾事  
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於帝帝曰侯蒙亦如  
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  
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  
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  
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文穆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

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恪爭之躬出訪求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為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為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恟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

治之徽宗壯之命為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  
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  
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  
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  
滄為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為動益  
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  
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  
宜罷行之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

暴水至汴且溢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恪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敬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為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召為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

至則為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  
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  
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  
哉京攸黼貫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  
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善  
之令以此意布告在位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  
之甚渥然恪為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  
集廷臣議以為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

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臬入見力詆其不然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臬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

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稟代為相京城不守  
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  
恪迎拜道左請入覲稟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  
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遊  
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進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

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為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為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官賜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

充位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為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偪抗疏丐宮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棣之徒為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為之請復起為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

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  
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  
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  
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為太常博  
士著作佐郎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  
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為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  
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

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為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為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諄附蔡京結為死

黨京姦謀說計得助多者深為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  
深深益懼乃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  
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  
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  
校書郎著作佐郎累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  
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點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  
宗斥為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

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  
南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為左丞遷  
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改特進充資政殿  
大學士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為京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  
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  
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為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為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為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為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

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  
覺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稅先出守  
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  
命果行雖死不奉詔率執以為言稅遂罷行皇太子除  
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李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  
寶故事敏遂薦綱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  
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  
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

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  
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為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  
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  
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庇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  
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  
復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卒於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  
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自祕書少監  
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縛民為盜安中廉  
得寃狀即出民抵吏罪徐禋以增廣鼓鑄之說媚蔡京  
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  
阮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阮迫有司承歲  
額又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  
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

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夤緣闊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為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

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  
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  
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俄加檢校少保改  
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惟平州為張覺所據金人入燕  
以覺為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  
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  
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  
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錄宮

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  
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  
及不譏察郭藥師叛命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  
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  
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  
往未幾卒五十九

按宋史此下有王襄傳  
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累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  
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  
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  
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為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  
陳公輔言罷野行金人再入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副  
之王襄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元帥府建命與范訥  
為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  
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

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  
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  
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  
見殺家屬悉為賊所分惟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  
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置行  
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蔡京謝表有輕車小  
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何順莫敢言輔

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中郊  
垌之外極游樂而後反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  
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昔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  
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  
帝躬保佑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  
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  
逞色藏禍心發蠱蠱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  
亦損威傷重矣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

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  
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  
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  
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不猶愈乎上得疏出  
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  
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  
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  
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

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  
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  
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  
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  
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邨六  
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為監  
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  
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汴都失守金以康王

握兵於相州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輔密啓上曰方  
今外援獨康王宜留在外使敵有所畏上是其言遂以  
公文回報車駕再出郊輔力諫何果不聽因從二帝留  
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脅輔視事以死辭遂奔濟州迎  
駕高宗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卹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  
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  
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為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

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為太子右庶子改  
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  
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卧福寧殿  
宰相百官班候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  
入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  
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  
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惟南仲與吳玠堅

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為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與

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為人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浚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三